



广东省美协名誉主席方土：最大的福气

(2023年)母亲走了,上天拜佛去了,享寿八十九岁。难以抑制悲痛,一时竟泪流满面,往事点点滴滴,依然历历在目,耳边不由回响起母亲常挂嘴边的话:善待,必有福报!

昔年母亲嫁入方家时,仅有借来的一张门板当床,家徒四壁,生活的艰辛自是难以言表,但母亲与父亲依然不离不弃,生儿育女,甘之如饴。



■方土 1980年(17岁)素描写生母亲肖像。

记得孩提时代,母亲说过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:“嫁给你爸,最大的福气,就是天赐两位老人让我服侍。善待好了,将来全家必有福报。”这话对我们小屁孩来说怎能理解呢?可我记住了,稍大点我依然是将信将疑。

当时父亲到乡镇去教书,家里有八个孩子要抚养,还有两位老人要侍候,皆是母亲一人操劳。上有老,下有小,自己还要没日没夜做裁缝补贴家用,母亲虽辛苦却从不埋怨。两位年逾七十的老人,我称呼为“内老祖母”和“外老祖母”。其中一位两眼失明,不能自理,另一位虽能走动,却疾病缠身,手抖得厉害,干不了什么活。

每次用餐,母亲不让我们小孩子盛粥,她一定是先捞两碗干饭给两位老人,再捞半碗给最小的弟弟,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只能喝上能见底的稀粥,母亲自己喝的全是粥水。其实那时我还不满十岁。就这样日复一日,除了两位老人,我们个个面黄肌瘦。

一次,我饿得实在受不了,突然吼叫起来:“我们是大孩子,可我们正在长身体,老人都快死了,凭什么还要这样服侍呢?”母亲怕老人听到,将我拉到屋外,轻声细语地说:“老人时日无多,就该好好侍候。你们小孩好好念书,将来有出息了,还怕没干饭吃吗?”又说,善待老人,必有福报,不许我再说傻话。我点点头,可还是忍不住哭起来。母亲依然一如既往地服侍老人。

小时候家里尽管穷,可还有更穷的。每次中原闹水灾或旱灾,家乡就会出现“讲普通话”的乞丐。记得母亲吩咐道:“凡乞丐乞讨到咱家,施点什么都行,一定不能让他空手走。”真的不可思议,母亲啊,我们小孩子跟您要一分钱买粒糖吃,如果不是生病,您就从没给过,现在宁愿给那些讨饭的!母亲耐心开导我们,说:“乞丐是没办法才出来讨的,善待他们胜过求神拜佛,来日方长,今后必有福报。”在吃番薯

都找不到皮的年代,母亲如此乐善好施、慈悲为怀,实在可敬可颂。

在那个年代,瘦弱的我居然嗜好喝起油灯里的煤油,以此充饥。当然每次都免不了遭母亲一顿痛打。记得有一次,远亲捎来绿豆饼孝敬老祖母,我们小孩也有口福,我吃完竟冲着母亲放出狠话:“将来赚到钱,一定在外面把饼吃个够,才带回家。”

这话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,却是当时现实的窘境。家里人多,偶有饼吃,一块饼必须切成八小角才够分配。那个味道呀,格外的香!每次我只能分到一小角。有时放入嘴里没等品尝就不小心咽下去了,连塞牙缝的渣都没有,这便惹得我冲着母亲发狠。有时舍不得吃,竟被最小的弟弟抢去,不给他还哭闹。当然我也抢过姐姐的。兄弟姐妹时常为吃而大打出手,也时常因大打出手而遭母亲用“竹叉”狠打。不过,最吃亏的总是哥哥和姐姐。

那时日子过得缓慢,让人感觉盼不到头。母亲的脸发青又发白,时常出现贫血症状,那是严重的营养缺乏所致。

直到改革开放之后,我考上了美院,家里日子渐渐变好,母亲身体方得好转。两位老祖母先后过世,一位走时83岁;另一位失明的外老祖母,活到了97岁才寿终正寝。母亲这才算卸下肩头重担。母亲倾尽一生用“善待与福报”对我们言传身教,她所说的话全灵验了。晚年的她看到子孙满堂,个个孝顺,人人出息,心情乐开了花。

母亲啊母亲,您这一生享福了没有?为儿只知道您大半辈子受尽了苦难。而您之所以既苦也甜,完全顺应了潮汕人一句俗语:田螺为仔死,为得仔来无自己。您靠的是“行善积德,福荫子孙”的人生观念,您留下了“善良仁义、乐善好施”的处世之道,这些将成为子孙后代受用不尽、取之不竭的精神瑰宝,也让我们子孙永无止境地缅怀和思念!

广州市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张铁威：妈妈的红包

孩童时,过年领取妈妈红包的情形已记得不太清楚了。小时候应该用红纸包着一角、两角或是一元,后来又慢慢多些那种。但我肯定知道,妈妈逢年过节给儿辈、孙辈、曾孙辈封红包,都会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去做的,即使是妈妈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,也不会忘记给我们提前准备好红包,即使是我们长大成人。但今年春节,我再也收不到妈妈给的红包了……



■张铁威的母亲(坐)。

妈妈给的红包有好多种,逢年过节、我们生日、外出旅行,即使是平时回增城看她老人家,妈妈每次也会给个利是,说几句吉利祝福的话语,而且总是提前准备好,绝不会忘记。孙辈考试成绩特别好时,还会给个奖励的大红包!老家乡亲、亲友们去看她老人家,也同样会收到妈妈的小利是。亲朋好友给红包妈妈买东西吃,老人家也会时常念记着别人给予的点滴关心与慰问,多年了还记得。

妈妈原名叫刘严英,很文艺的父亲给改了个也很文艺的名字:刘碧云。虽然文化程度不高,但在乡村里,能背背诗,讲一讲旧时的故事,打得一手好算盘,记性特别的好,心算能力又强,也算有点文艺范了。

妈妈2010年5月摔伤做过手术后,行动不便。近年年事已高,难免有些老年疾病,服药多年,有时会反复唠叨已经说过的往事或问过已回答多次的问题,但老人家对儿辈的生日、电话号码却记得清清楚楚,能毫不含糊地说出来,二十四节气,爸爸以前写给她的诗词,甚至有一段好像是家谱的东西,妈妈竟能唱歌般背诵出来,令人称奇!

回家看老人家,或是电话问候时,妈妈问得最多的是,“有没有卖出画呀?”我总是回答:“有呀!有呀!”妈妈就会很开心,说“出门靠贵人,有贵人帮助就好!”——妈妈不会过问我有什么功名成就,她心里就知道我自食其力多年,能卖出画,就能过上好生活,她老人家就特别安心!

与其说父亲的严厉是一座大山,深沉厚重,那



■张铁威的母亲。

么,母亲的慈爱则是一江春水,温润绵长。

妈妈给的红包,有时会转给小孩,有时会放在随身挎包、背囊里,开车、出国游玩都带着,感觉特别的温暖、安心。

2020年1月19日清早,春节前夕,慈爱、善良、勤劳、乐观、坚忍的妈妈,93岁,安详、宽慰、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地远行了,去了父亲那里。

妈妈以前给的红包,今后依然会放在随身的行囊里,那里永远都有温暖的记忆与温暖的祝福!

(詹今朝对本版内容亦有贡献)